

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

梁实秋妙语绘本

Liang shi qiu miao yu hui ben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

梁实秋妙语绘本

Liang shi qiu miao yu hui ben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实秋妙语绘本/梁实秋著;戴逸如绘.-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0.7

(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)

ISBN 978-7-5458-0118-7

I.梁… II.①梁…②戴… III.①梁实秋(1902~1987)-语录
②漫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K825.6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8846号

梁实秋妙语绘本

(戴逸如午后茶香系列)

梁实秋/著 戴逸如/绘

责任编辑/杨英姿

技术编辑/吴放 装帧设计/杨关麟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/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5.5

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118-7/J.27

定价 25.00元

序

戴逸如

轻点按钮，新版制作工程启动。

出版社方面希望按现今之惯例，能有家推荐。

不必思索，最佳推荐人选非柏杨太太张香华莫属了——柏杨先生已仙逝，愿他老人家安息——柏杨与林语堂、梁实秋有一个很大的共同之处，他们都是不朽的彩色丝线，密密地缝在了海峡两岸的锦山绣水上。这里有必要啰嗦一句，张香华女士的身份首先是诗人，桂冠诗人，随后才是柏杨太太。

我挂通柏杨太太的电话。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，柏杨太太的赐题已显示在“伊妹儿”上：

“幽默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大师们文中的幽默，加上逸如先生画中的幽默，是人生原野上一片双倍清凉的芳草地了。”

瞧，诗人的笔尖，毫不含糊地点在了幽默上！

在原版《后记》里，我议过梁式幽默：

“梁实秋的文章并不以幽默驰名，在他简洁平淡的文风中，又确有幽默飘逸散出。有人这样说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是林语堂，但以作品而论，林语堂的幽默感远逊于梁实秋。我想，林语堂有林语堂的幽默，梁实秋则有梁实秋的别一种幽默，岂有必要将他硬分优劣，强比高下？”

又议到幽默的共性：

“幽默并不是做出来的。强求的幽默往往是鼻梁上涂的一块白粉。写文章写到一定阶段，几乎都会于不经意中流露出几分幽默。把读大家文章，是时时可以感觉到的。幽默或许竟是成熟的属性？一些喜欢下定义的外国人、中国人，吵来吵去吵了多少年，至今没能够吵出一个令人

人信服的定义。妙也就妙在幽默无定义。幽默不该有一个定义。你能说卓别林的幽默高，梅兰芳的幽默低？‘我书意造本无法，此诗有味君勿传’。幽默的形式丰富多样，它们的面貌可以各各不同，滋味可以各各不同，不同类别的幽默具有不可比性。幽默必须由主客体共同介入才能产生。正像带阴电与带阳电的云朵，它们本身已具有了生成闪电的条件，但只有当它们相遇才能电闪雷鸣一样。这就是幽默的复杂性。”

给名人名句作绘本，实在是难得的享受：

“在文豪们营造的六合之中，其始也，‘收视反听，耽思傍讯，精鹜八极，心游万仞’，其致也，‘情瞳眬而弥鲜，物昭晰而互进’，‘沈辞怫悦，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；浮藻联翩，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’。由形象提炼成的文字，复由文字而演为形象。吟诵几遍金句，检阅几番原著，与大师逗趣，同贤哲调侃。时而勾勒似春冰散步，时而纵笔若荒野走马。搅欣赏创作于一鼎，熔文字绘画于一炉。呵呵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境界！在文豪们的泱泱大湖中行船，橹也活，桨也轻。”

想不到吧，这享受还是镇痛剂：

“握笔时，精神抖擞，恍惚如返回了操练‘黑虎偷心’的少年时代，把骨折的疼痛也扔到爪哇国去了。”那年我一跤摔得不巧，竟把骨头摔断了。人，真是脆弱呵。

画完了意犹未尽，又集剥杜诗四句：

不薄林文爱梁文，幽词默句必为邻。

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

嗨，经典就是经典！百读不厌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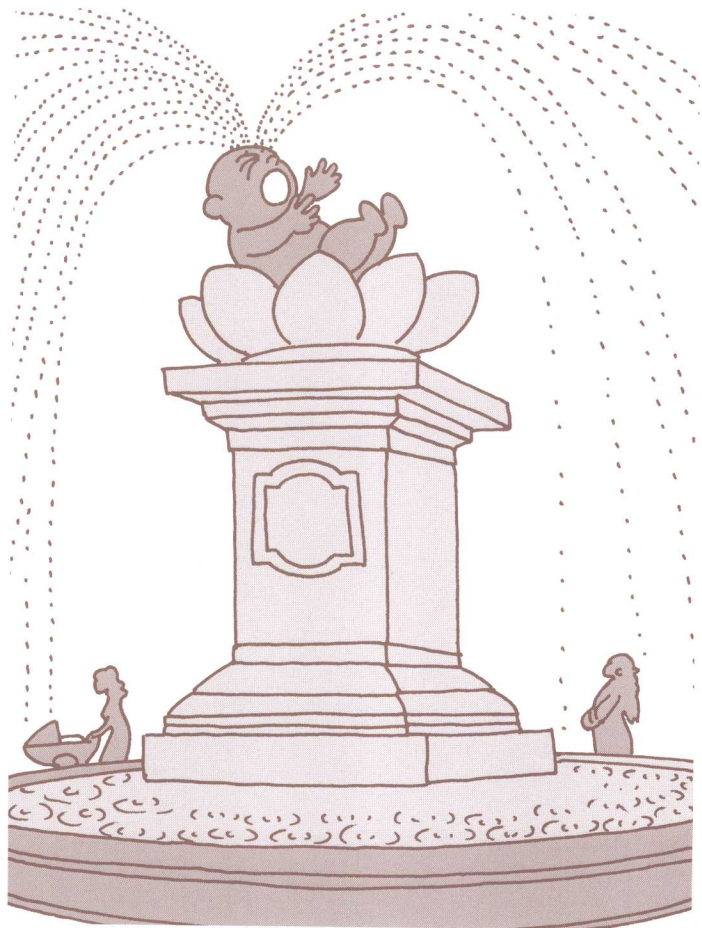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没福的人才会疏远经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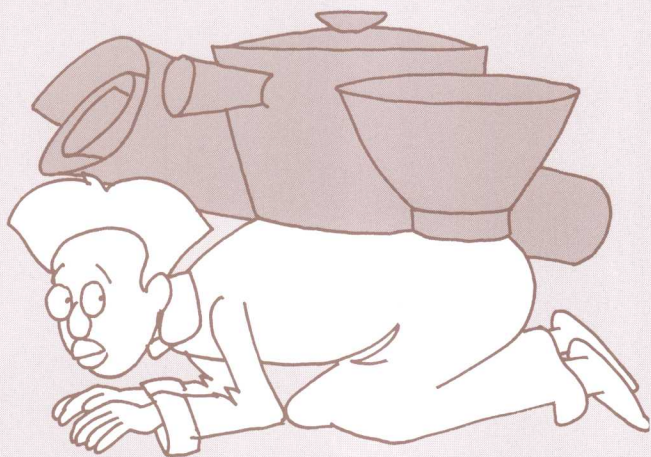
呵呵，经典恒久远，一句永留传。

我们生到世上，全非自愿。
胡里胡涂的，神差鬼使的，
我们被捉弄到这尘世中来。
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不知道，
我们最后到哪里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
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生、老、病、死的一个断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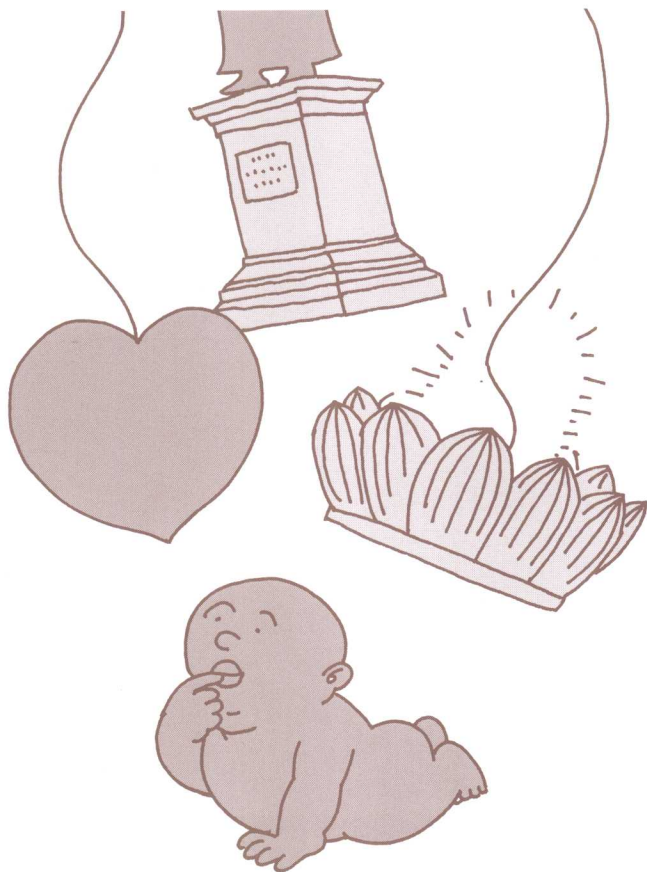
死是寻常事，我知道，
堕地之时，死案已立，
只是修短的缓刑期间人各不同而已。





少年读书而要考试，中年作事而要谋生，
老年悠闲而要衰病，这都是人生苦事。

人，胡里糊涂地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。在此期间内，我们是以心为刑役呢？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？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？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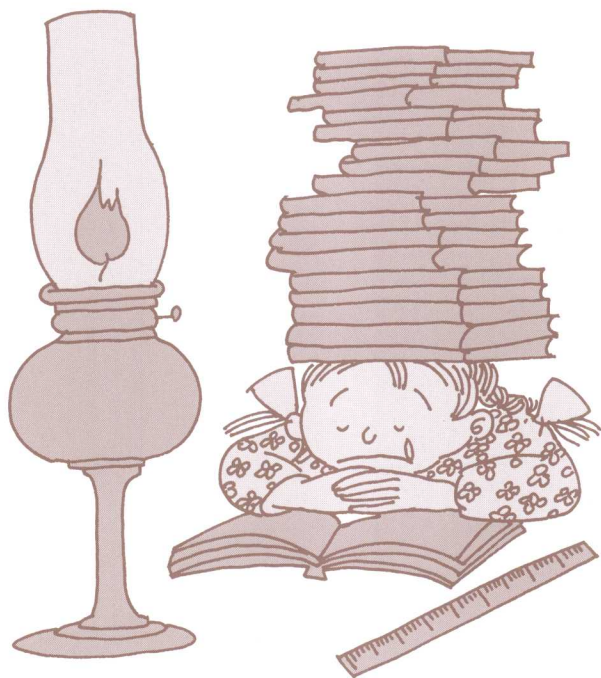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忆幼时，过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。
但美中不足，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拜年一事。
自己辈份低，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。
而纯洁的孩提，心里实在纳闷，
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“头着地”的地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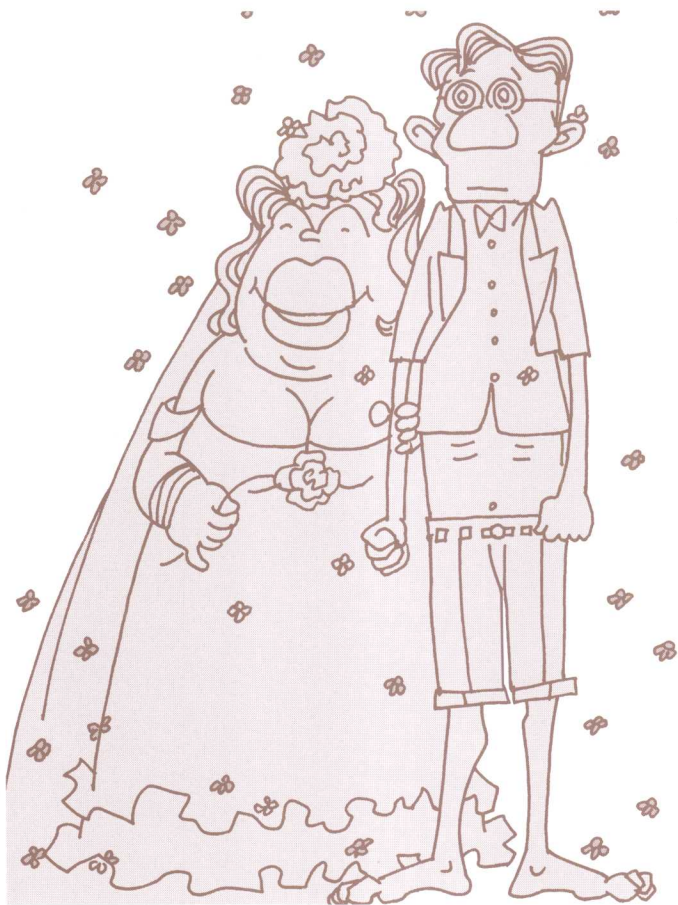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小时候，母亲告诉我，碗里不可留剩饭粒，饭粒也不可落在桌上地上，否则将来会娶麻脸媳妇。这个威吓很能生效，真怕将来床头人是个麻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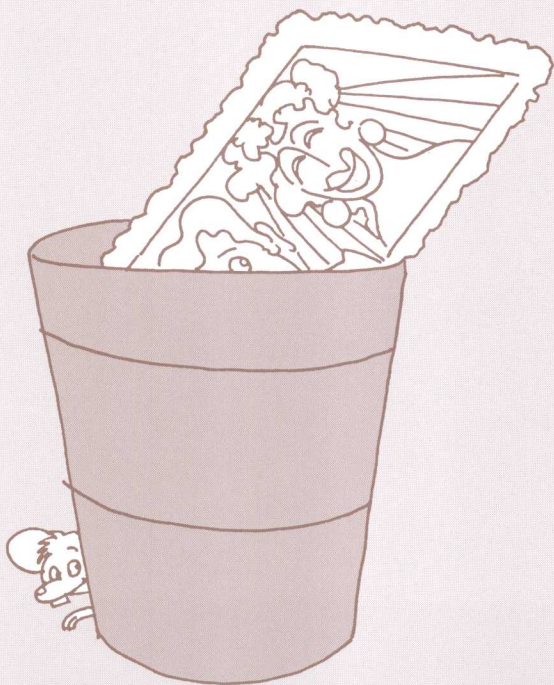


尝闻有“读书乐”之说，
而在考试之前把若干知识填进脑壳的那一段苦修，
怕没有什么乐趣可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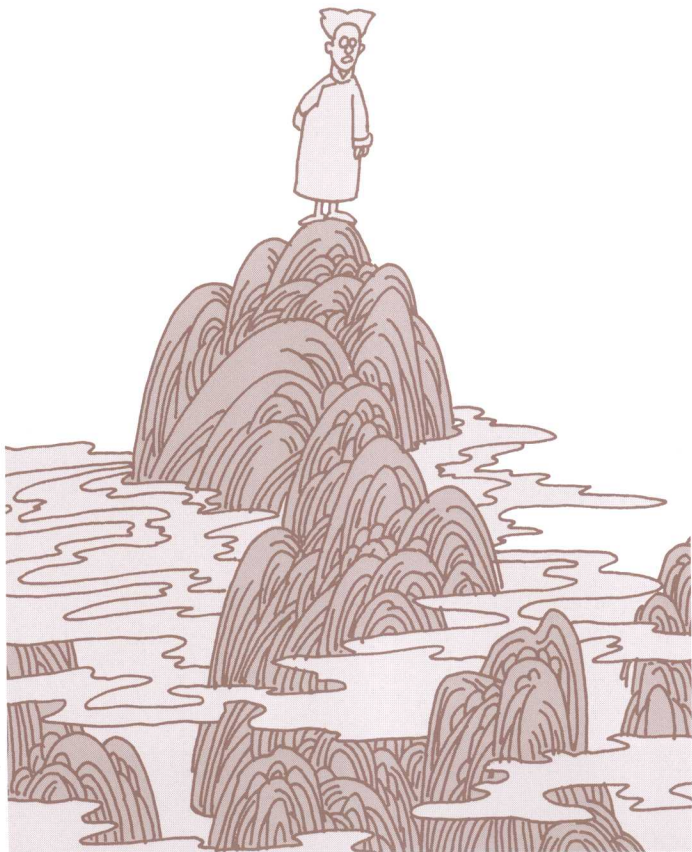


假如人生本来像戏，
结婚典礼便似“戏中戏”，越隆重则越像。

据我所知，凡是以结婚照片赠人者，
那些美丽的照片之短期内的归宿大概是——字纸篓。



譬如登临，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。
回头看看，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“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”的往上爬。
再仔细看看，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，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，
有好多处陷阱，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……
这种种景象的观察，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。





人在尚未饮忘川之水的时候，脑子里就已开始了清仓的活动。
范成大诗：“僚旧姓名多健忘，家人长短总佯聋。”

僚旧那么多，有几个能令人长相忆？

即使记得他的相貌特征，他的姓名也早已模糊了，
倒是他的绰号有时可能还记得。

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，
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，浓眉大眼，生僵挺硬，
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，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。
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。

可是到了中年，他们变得润泽了，容光焕发，
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，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，
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，浓而芳冽。

